

毛泽东诗词中的“秋”

■朱延涛

文学赏析

中国古代文人常怀悲秋之情。“自古逢秋悲寂寥”一语道尽他们心中秋日的萧瑟、枯败与荒凉。这句诗揭示了蕴含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悲秋”之情,即“睹落叶而心生悲伤,感秋风而情动凄怆”。

然而,秋天只有“无边落水萧萧下”“秋风秋雨愁煞人”吗?

当然不是。秋天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蕴藏着诸多美好。比如,“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的金桂飘香,“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菊花盛景,“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的硕果盈枝,以及“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的皎洁明月。

这些都是古代诗人对秋景的赞赏。然而,把对秋的礼赞,推到生命体验和革命精神新高度的,是毛泽东同志。这生动体现在他的诗词中。

壮丽画卷:“万类霜天竞自由”

秋在毛泽东眼中,首先是一幅“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壮丽画卷。1925年秋,毛泽东重游橘子洲头。面对如诗如画的秋色和汹涌澎湃的革命形势,回忆过去的峥嵘岁月,他不禁心潮起伏,纵笔写下了《沁园春·长沙》这一壮丽词章。

词的上阕,宛如一首秋日的颂歌。写景与抒情水乳交融、一气呵成,笔触纵横捭阖,气势恢宏磅礴。一个“看”字,总领七句。湘江秋景尽收眼底。远山近水、天上地下、视野辽阔、境界宏大,可谓“秋水共长天一色”。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秋色明丽、鲜艳夺目,实乃“霜叶红于二月花”。百舸争流、鹰飞鱼翔、生机盎然,活力无限。毛泽东由衷赞叹“万类霜天竞自由”。

面对如此壮丽的秋景,面对如此多娇的江山,毛泽东以胸怀宇宙、囊括四海的气度,从内心深处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一气壮山河的仰天长问。这既是对宇宙苍穹的发问,也是对现实人生的反思,更是对革命精神气概的抒发!

毛泽东不是悠闲自适的文人,而是豪情万丈的革命家。这种壮丽的秋景与当时黑暗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深知,唯有革命胜利,大好河山方能显得分外妖娆;只有解放劳苦大众,才能真正实现“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壮志豪情。

革命豪情:“战地黄花分外香”

除了对秋天自然的赞美,毛泽东眼中,秋天还被赋予另一层革命豪情:“战地黄花分外香”。秋天,寄寓着战斗的精神、革命的激情。

书里书外



作为一位在古籍修复行当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老修复师,看到汪帆这本《补书》(浙江古籍出版社),内心感触良多。

古籍修复这门技艺,看似简单,实则也有复杂之处。其流程主要包括分解、修补、压平和复原几个基本步骤。然而,每一步骤中的方法技巧,需要通过经年累月的实践去领悟。例如,将一本书“分解”成单页,并非易事。书页可能因虫蛀而粘连严重,甚至面目全非,如“打井”般自上而下蛀穿,或像“挖巷道”般在书页内转弯啃噬;也可能被霉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词意图》1958年

1929年6月,由于一些重大问题,领导人之间存在较大分歧,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同年7月,他身患疾病,前后持续几个月时间。同年10月,毛泽东来到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继续养病,就住在临江楼。

重阳节这天,临江楼庭院中黄菊盛开,汀江两岸霜花一片。他感到心境格外开朗起来,挥笔写下《采桑子·重阳》这激扬的词章。写这首词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收到党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还不知道自己的正确意见已被中央采纳。换言之,彼时的他依旧身处逆境,然而他并未怨天尤人、意志消沉,依旧对革命的未来满怀信心。

你看,在他开辟的这片红色根据地,英勇的红军与敌人多次鏖战,开出的菊花也因浸润了烈士的鲜血而格外芬芳。这既表达了诗人对红军战士的崇高赞美,又流露出对根据地的深深热爱。词的下阕,仅用一个“劲”字描绘秋风,恰到好处,生动凸显了秋风强劲有力的特质。

随后,作者先言秋风“不似春光”,又巧妙反转,称其“胜似春光”。此句不仅赋予秋风以蓬勃的生命力,还展现了他豁达激越、超凡脱俗、乐观自信的人格魅力。

如果说“战地黄花分外香”是芬芳秀丽的近景,那么“寥廓江天万里霜”则是寥廓壮丽的远景,寄托着诗人对革命前途的美好遐思。毛泽东坚信,我们的革命就像秋风涤荡万物一样,一定能扫除一切“害人虫”,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干净,从而创造出“寥廓江天万里霜”般绚丽而澄明的世界。因此,“寥廓江天万里霜”,并不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而正是诗人在另一首词中表达的“万木霜天红烂漫”。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发起大规模“围剿”。毛泽东灵活运用诱敌深入策略,于12月30日在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龙冈地区组织了一场出色的伏击战,一举歼灭敌第18师9000余人,俘敌前线总指挥兼师长张辉瓒,缴获各种武器9000余件。毛泽东为此豪情满怀,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这篇充满革命乐观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的词章。

深秋时节,为何在一些人眼中多是“红衰翠减”,景象萧条冷落,而毛泽东却能慧眼独具,看到那“万木霜天红烂漫”的壮丽景象?

我想这来源于诗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和高昂的革命豪情。万木经霜而变红,是树叶与风霜斗争的结果,也暗合了诗人的斗争精神。

“万木霜天红烂漫”,既描绘了景致,又抒发了情感。你看,千山万木一片火红,绚丽可爱,生动展现了根据地红红火火、生机盎然的喜人景象。这正是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丰硕成果,也是“天兵怒气冲霄汉”奋勇杀敌的战场。“红烂漫”,不仅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根据地壮丽河山的赞美之情,更激发了他带领队伍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昂扬斗志。

伟人意志:“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萧瑟秋风今又是”这句词化用自曹操名作《观沧海》中的“秋风萧瑟,洪波涌起”。1954年夏秋之交,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游泳,此处距当年曹操观沧海的碣石山不远。如今,碣石山已沉

入海底。他追忆起曹操当年的踌躇满志,不禁心有所感,挥笔创作了《浪淘沙·北戴河》这一词章。尽管秋风依旧萧瑟,但那个战乱频仍、民众流离失所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如今已是“换了人间”。

那么,这个换了的人间究竟是怎样的呢?它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所描绘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七律二首·送瘟神》)所展现的生机勃勃、人才辈出;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七律·到韶山》)所形容的欣欣向荣、安居乐业;是“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阕,诗人兴会更无前”(《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所体现的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是“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所描绘的自由祥和、蒸蒸日上。这个新的人间,正是在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带领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而创造的。这种改天换地的大胸怀、大气魄,彰显了诗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崇高理想。

可以说,中国历代诗人中,从来没有谁能像毛泽东这样,赋予“秋”如此昂扬、激越的格调。在毛泽东眼中,秋从来不是“离人心上秋”的落寞惆怅,而是辽阔壮观,绚丽多姿,风光无限;是成熟旺盛,自由奔放,生机勃勃;是火红理想,战斗激情,革命精神。

毛泽东诗词中的“秋”,带给我们的整体感受,便是那“恰同学少年”般的青春激扬,“自信人生二百年”的坚定自信,“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豪迈,“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从容淡定,以及“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宏伟气魄。

修复行为本身的价值判断依据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深入探讨。一些同行在教学中已引入了伦理学,我们迫切需要迎头赶上。填补这些理论空白,我们这些老修复师力有不逮,这需要像汪帆这样既有实践经验,又有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的年轻修复师,与高校、研究机构紧密合作,共同来完成。希望汪帆和她的同事们能继续努力,在这方面做出更多探索。

最后,关于修复工作的节奏问题,我想说点实际的看法。我年轻时经历过严格的定额管理时代,要求“一天一册”。这在今天看来近乎苛刻。随着保护理念的深入,修复工作确实应该更注重质量,给修复师更从容的时间去精雕细琢,追求“做到他认为好为止”的理想状态。实现这种状态,关键在于在合理的制度规范与修复师的专业自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保证修复质量,又能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保护作用。这需要 we 整个行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补书》的出版,是古籍修复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的一个缩影。它展现了年轻一代古籍修复师用新的语言讲述古老技艺的活力,也承载着我们这些老修复师对技艺传承深化的期望。路还很长,但看到像汪帆这样的后来者,我对这门古老手艺的未来,充满信心。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深阅读



80多年前,日军为摧毁中华民族抗战意志、实现其罪恶目的,对重庆实施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势,山城儿女在炮火中坚守,付出了巨大牺牲,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创作长篇小说《重庆之眼》(重庆出版社),展现重庆人民的坚韧不屈与乐观精神,作家范稳通过查阅档案资料,深入走访“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与见证人,获取了大量一手口述史料与历史文献。

因此,该部小说不仅深刻揭露了日军给山城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而且凸显了重庆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从而描画出中华民族在战火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壮丽图景。

书中采用以史实支撑虚构的叙事手法,置人物微观史于大事件版图中,将虚构的故事脉络与真实的时间坐标深度交织,从而实现对战争创伤与个体命运的双重书写。

作者以沉郁而不失细腻的笔触,再现和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如故事冲突的高潮之一——“大隧道之殇”,便取材于1941年的“六五”隧道惨案。1941年6月5日,24架日机突然袭击重庆,投下上百枚炸弹和燃烧弹,使城区陷入一片火海。大批市民仓皇逃入防空隧道。在较场口附近的防空隧道中,因拥挤、高温和严重缺氧而不幸丧生。

小说通过女主角薇薇瑶和男主角刘云翔的视角,生动再现了隧道里的惨烈场景:“洞顶的瓦斯灯耗尽了最后一丝氧气,死一般的黑暗骤然降临,人们仿佛被活活封入了一口巨大的棺材……”小说情节与重庆大轰炸“六五”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内的史料相互呼应:“许多人横躺在地上,气息微弱……妇女和儿童的哭声、青壮年的惨叫声令人不寒而栗……”原本抽象的历史档案,在小说中化作一个个挣扎求生的血肉之躯。史实与文学巧妙交织,共同谱写出一曲撼人心魄、催人泪下的人间悲歌。

书中多次提及的“旧闻录”,进一步夯实了故事所依托的历史真实性——日军的持续轰炸导致重庆大量建筑化为瓦砾,众多平民惨遭不幸,无数家庭支离破碎。这些“旧闻录”汇集了当时《新华日报》《大公报》《时代周刊》等多家媒体的报道,以及韩素音的《无鸟的夏天》等原始文献,构建了一个多维、多视角的复调叙事框架。这不仅为书中人物与情节增添了厚重的历史质感,也让原本枯燥的史料变得鲜活生动,赋予了其情感温度与人性的关怀。

这部作品的价值,不仅有对战争创痛与民族苦难的重现,还有历史事件与个人命运的交融、民族心理与人性幽微的探析。

小说以鲜活的人物群像为棱镜,折射出危难之下重庆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日救亡图景;无论是为抗战奔走呐喊的学子,还是倾囊支援前线的商贾;无论是顶着日机扫射拼死完成龙舟赛的船手,还

回望战火中的山城

是坚持“雾季公演”以激励抗战斗志的文化界人士……在一次次“疲劳轰炸”的考验下,这座城市始终未曾低下倔强的头颅。以至于狂妄宣称“一颗炸弹就能将重庆毁灭得干干净净”的日军也不得不颓然叹息:机翼下的这座城和这些人民,是难以征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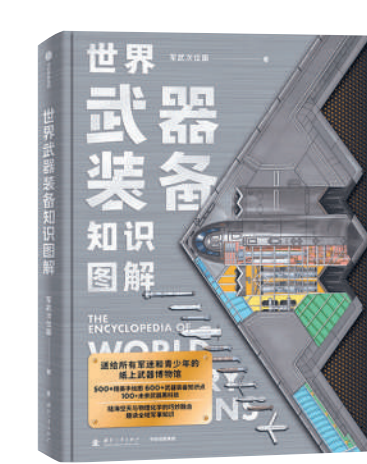
战争的罪恶与残酷,体现在对生命的无情杀戮、对家园的彻底摧毁,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撕裂上。书中对战争罪恶的揭露,不仅限于血腥场面的直接描绘,更在于对那些因战争而破碎的家庭、消逝的梦想、扭曲的人性的深刻剖析。这种“小”与“大”的呼应,使得《重庆之眼》在艺术展现历史真实的同时,也传递出对和平的深切渴望与对人性的深切关怀。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思考,带领读者一同审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反思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无尽伤痛,以及在面对历史时应持有的态度与责任。

作品中,薇薇瑶的昔日同学魏蓝,受中共南方局派遣,秘密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期间屡次经历生死考验,却总能机智脱险。魏蓝曾对空军英雄刘云翔心生情愫,但在家国大义与现实困境面前,她理智地选择了退出,并引导刘云翔走向弃暗投明的救赎之路。这位年轻女共产党人的勇敢、机智与内心的光明磊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令人信服。

小说中不仅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文化名人老舍等,还塑造了众多源自现实原型的虚构角色,如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爱国知识分子陈教授、痛失妻儿的轰炸幸存者张振贵、日本反战士士菊香、晚年反思战争非正义性的老兵川崎……这些承载着命运悲欢的个体,最终拼贴出历史的完整面容与人性的斑驳陆离。

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尽管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立场,但都以各自的方式坚守和践行着家国大义。他们的事迹让我们深刻领悟到历史的厚重感与人性的复杂性,引发对于战争根源、历史责任、人性尊严的深度思考与持续追问。

新书架



《世界武器装备知识图解》(国防工业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一书采用严谨的体系架构,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细介绍了单兵装备、火炮、坦克装甲车辆、军舰等武器装备的基本框架、技术特征及其发展历程。该书收录了500余幅精细手绘武器图和600余幅高清图,生动呈现了自公元前10世纪至21世纪的武器装备进化史,揭示了武器如何逐步改变战争形态。通过趣味知识点、小故事、知识链接及延展阅读等丰富版块,该书深入探讨了坦克履带下的工业逻辑、战斗机涂装背后的空军美学、步枪设计中的特点等内容。

(高孝文整理)



长征

第6559期